

雷克斯·斯托特侦探小说

# 被埋葬的恺撒

## SOME BURIED CAESAR



(美) 雷克斯·斯托特 著

董晓燕 译

★他是史上智商最高的作家，**四岁**通读《圣经》，**十五岁**发表诗作；**三十岁**时在四百个城市开设银行；**四十岁**时他一贫如洗，开始创作侦探小说糊口；**五十岁**时作品累计印数超过**八千万册**，和埃勒里·奎因并称为**美国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高成就者**；他是一位英勇的**反纳粹斗士**，为了理想放弃了每年超过**一千万美元**的收入，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民众的称赞。他就是**雷克斯·斯托特**！

★他是史上体重最重的侦探，身高**一百八十厘米**，体重**一百二十三公斤**，头部占全身高度的**五分之一**；他酷爱兰花，终日以闻香为乐；他每天要喝**七升**啤酒，吃掉的美味佳肴**难以计数**；他的双手难以环抱自己的肚子，很难连续走上**十步**，因此所有的案子都是在办公室的**写字台前**解决的；他**脾气暴躁，喜怒无常**，从来不会低声说话；他的名字来自古罗马**第一暴君**，他时刻引以为傲；他是**最具影响力的侦探**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奖在今天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侦探文学大奖之一。他就是**尼禄·沃尔夫**！

---

# 被埋葬的恺撒

*Some Buried Caesar*

(美) 雷克斯·斯托特 著

董晓燕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埋葬的恺撒 / (美) 斯托特著; 董晓燕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80225-858-7

I. ①被… II. ①斯…②董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23030号

---

SOME BURIED CAESAR

by REX STOUT

Copyright © 1995 by the Estate of Rex Stout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07-9378

---



## 被埋葬的恺撒

(美) 雷克斯·斯托特 著; 董晓燕 译

责任编辑: 党敏博

统筹编辑: 褚 盟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张鹏志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25

字 数: 142千字

版 次: 2010年3月第一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858-7

定 价: 23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## 第一章

艳阳高照的九月的那一天全是怪事。第一件是这么来的：在我很快意识到轿车的右侧仍然向上倾斜，挡风玻璃和窗户完好无损以后，便熄了火，回过头来看后座。我并不认为撞车时的冲击力会把他甩到车里的地板上。我知道，在我开着车做那些事儿的时候，他总是让双脚时刻处于防备状态，并且双手紧紧抓住安全带。我原以为会面临一次考验，即面对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愤怒，没想到，他只是平静地坐在后座上，阔大的圆脸上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表情——假如我认识这张脸，我肯定这就是尼禄·沃尔夫的脸。我盯着他，满脸惊诧。

他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谢天谢地。”听起来这话好像是发自内心的。

我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谢天谢地。”他松开安全带，对我晃了晃手指头，“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被撂在了这儿。我相信你知道——因为我告诉过你——我怀疑并厌恶跑着的交通工具，部分是基于我的一个绝对的信念，就是

表面看起来它们易于被人控制，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幻觉而已，它们早晚会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产生不同寻常的念头，对人们发动攻击。你看，这就是一次应验，好在我们都没受伤。谢天谢地，这次突发的念头还不算致命。”

“该死的突发念头。你知道发生了什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我说过，突发的念头。继续前进。”

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继续前进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继续。让这个复杂的玩意儿再运转起来。”

我打开车门走出来，到车的前头看了看。简直一团糟。仔细检查以后，我回到车的另一侧，打开车门朝里看着他，向他说明情况。

“这确实是一个突发的念头。这次突发事件打破了我的驾车纪录。我开你的车九年了，这是第一次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车就停了下来。车胎的质量很好，所以他们肯定轧过了我昨晚留在车库里的玻璃，或者是我自己轧过的，但我不大相信这一点。不管怎样，车胎爆裂时车的速度是五十五。车偏离了马路，但我并没有失去对方向盘的控制，我踩了刹车，想让车继续朝前走，要不是因为那棵该死的树，我肯定就成功了。现在防护板撞到了橡胶上，一条铰链爆裂，散热器也被撕裂了。”

“把它修好需要用多长时间？”

“我没办法把它修好。就算我把指甲都咬光了吞进肚子里，我也无计可施。”

“谁能修好呢？”

“汽修厂里有工具的家伙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他闭上了眼睛，坐在那儿。很快，他睁开眼睛并叹了口气。“我们

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时代广场东北方向二百三十七英里。克罗菲尔德西南方向十八英里，那儿每年都举办北大西洋博览会，从九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开始，一直持续到——”

“阿奇，”他的目光集中到我身上，“请省省你那玩笑话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我承认我被触动了。尼禄·沃尔夫问我该怎么办！“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”我说道，“但我想自杀。前几天我在报上读到日本人不能报效他们的帝国时怎样自杀。他们称之为‘seppuku’。或许你会认为他们称之为‘hara-kiri<sup>①</sup>’，但他们实际上不这么称呼，或者至少是极少这么称呼，他们称之为‘seppuku’。”

他只是重复说道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该打旗子招呼一辆车停下来让我们搭乘。最好是去克罗菲尔德，我们已经在那儿预订好了旅馆。”

“你来驾驶？”

“驾驶什么？”

“我们招呼停下的那辆车。”

“我无法想象在看到我对这辆车做了什么之后，司机会让我来开车。”

沃尔夫紧闭双唇。“我不愿坐陌生司机的车。”

“我自己先到克罗菲尔德，然后租一辆车回来接你。”

“那要花费两小时，不行。”

我耸了耸肩。“我们曾经路过一户人家，距离这儿大概有一英里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seppuku 和 hara-kiri 是同义词，都是剖腹自杀的意思。

我求别的司机让我搭车或者我步行到那儿，然后打电话到克罗菲尔德叫一辆车过来。”

“而我坐在这辆报废的车里无助地等待？”

“对。”

他摇了摇头。“也不行。”

“你不愿意那样？”

“不愿意。”

我走到车的后面，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。这天天气很好，纽约州远离大城市的丘陵和山谷在阳光下显得很惬意，好像昏昏欲睡。我们所在的公路是一条次干道，在我撞上那棵树后，还没有一辆车通过。前面一百码的地方公路向右拐了弯，路被一些树挡住了，因此我也看不见之前经过的那所房子。马路对面是一片坡度比较平缓的草地，越往上坡度越陡峭，最后草地变成了树林。我转过身。从这个方向望去，看见一道漆成白色的木栅栏，一片平坦的绿色牧场，还有很多的树木。再往上看，是一些更高大的树和一座房子的顶部。没有车道通向那个方向，因此我认为沿着马路再向前，到拐弯的地方，肯定会有一条通向房子的车道。

沃尔夫嚷嚷着问我到底在干什么，我就回到了车门边。

“是这样，”我说，“这里根本看不到汽车修理厂。那边的大树中间有一户人家。沿着路走到那儿大约要走一英里，甚至还要远一些，但穿过那片牧场差不多只需走四百码的路。如果你不愿无助地坐在这儿，那我坐这儿好了，我有武器。你到那边去找个电话。那户人家是最近的地方。”

不远处的某个地方，有条狗叫了几声。沃尔夫看看我说：“那是狗在叫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也许就是那户人家的狗。我可不想遭遇一条没拴绳子的狗。我们一起去，但我不爬那个栅栏。”

“你没必要爬栅栏。后面不远处有个门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弯腰看了看我们带的两个条板箱，一个在车内地板上，一个在他旁边的坐椅上。箱子里放着盆栽的兰花。这两个箱子被固定了，因此没有滑动。再看看我们遭遇的这次事故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然后他开始试着从车里爬出来，我往后退以便给他让出他打开车门出来的空间——他需要一个比他应得的更大一些的空间。他伸了个懒腰，好好舒展了一下筋骨。他这么做的时候，他那苹果木的拐棍像一把剑一样指向天空。然后他把身体转向各个方向，满脸阴沉地看着山丘和峡谷。我锁好车门后，他就跟着我，沿着水渠的边缘，朝着那个门的方向走去。

我们穿过那片牧场，刚走进大门并把门关上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家伙在大喊。我朝着房子的方向看去，那个家伙正坐在那一边的栅栏上，他肯定刚刚爬上去。他朝我们大喊，要我们原路返回。那样一个距离，让我看不清顶在他肩头的到底是一个门闩还是一杆枪。他并没有瞄准我们，但看起来是想朝我们这个方向射击。在我关上门的时候，沃尔夫已经往前走了。我小跑几步追上他，抓住了他的胳膊。

“等一会儿。如果那是一个精神病院并且那个人是个精神病人，他会把我们当成土拨鼠或野火鸡——”

沃尔夫用鼻子哼了哼。“那个人是个傻瓜，这只不过是个放牛场而已。”作为一个优秀的侦探，他指了指我们附近一个褐色的圆土堆作为他的证据。然后，他盯着栅栏上的那个危险人物，大吼了一声



“住手”，并继续往前走。我紧随其后。那家伙一直晃着手里的枪大喊，我们也没停下来。但我承认我不愿意那样，因为我现在看清了那是一把枪，并且他看起来很像那种会朝我们胡乱射击的疯子。

牧场的中央有一块斜着突出地面大约三英尺的巨石。当我们站在巨石稍微靠右的位置的时候，我所提到的一系列怪事中的第二件出现了。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个持枪的、仍坐在栅栏上并且喊声越来越大的家伙身上，这时沃尔夫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并尖声命令道：

“站住！别动！”

我僵直地站在那儿，他就在我身边。我以为他是在心理上对栅栏上的那个疯子有了什么感觉，但他看也没看我就说道：“站着，一动也不要动。把脑袋往右转，慢点，再慢点。”

我的第一反应是那个持枪的疯子要有什么举动被沃尔夫感觉到了，但在我按照他的要求转过头时，我发现了那第二件让人感觉惊异的事。在右边大约二百英尺远的地方，一头大得超出想象的公牛，正昂首向我们缓步走来。这头牛是暗红色的，身上有些白斑，脸部有一个大的白色三角。它走得很自在，很缓慢，好像有些神经质，摇头晃脑的，好像要把角上的一只苍蝇晃掉。突然，它停下来站住了，斜着脑袋看着我们。

虽然声音不大，但我还是听见了从脑后传来的沃尔夫的话：“那个傻瓜停止大喊会好一些。你明白公牛是如何顶人的吗？你见过公牛怎么搏斗吗？”

我动了一下嘴唇，好让我的话能冒出来：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沃尔夫小声嘟囔着说：“站着别动。如果用你的手指摸一下，你会发现它颈部的肌肉很结实。你能跑多快？”

“我能把那头牛赶到栅栏边。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，但你不能。”

“我很清楚我不能。二十年前我是一名运动员。这一事实差点就激起了我的信心……但等不及了。啊，它在用蹄子刨地。它的头低下去了。如果它突然发作……都怪那个家伙发出的令人讨厌的喊叫。哎，我说……离我远点儿，往后退。一直面对着它。在离我十英尺远的时候，猛地转身朝栅栏那边跑去。你这么做的時候它也开始向前冲了。只要它动作不那么快，你就面对着它往后退。它冲向前的时候，你转身就跑——”

我没有机会按他的吩咐去做。我站着没动，我相信沃尔夫也没动，动的人肯定是坐在栅栏上的那个家伙。总之，公牛已经弯下头并且开始往前冲了。好像是那个家伙在往前走，但这一点帮助也没有，因为我们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并且我们在他的前面。他走的方向对我们来说是灾难性的。如果我们站着不动，他也许会从我右面三英尺的地方经过我们面前。但指望我站着不动，从人性的角度来说，这是一个过于苛刻的要求；我自己并不那么人性。

如果我动了，可能会把公牛吸引到我这边来而使它远离尼禄·沃尔夫——从一开始我就这么认为——但继续争取毫无益处。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持，毫无疑问我的行动会引得公牛往前冲。而且不管它最初是冲向谁，我的行动都会吸引它，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。我能听到它在我后面。我感觉离它很近。我还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叫喊声，模模糊糊地看见我冲过去的那段栅栏上的一段红色。马上就要到达栅栏了，我不仅没有做任何停顿，而且全速往前冲，用我的双手在栅栏的顶部做了一个撑竿跳的动作，结果一只手没抓住栏杆，我跌落下来，结结实实地摔在了栅栏另一侧。我连滚带爬喘着粗气站了起来，同时听到我上面传来声音：

“漂亮！说什么我也要好好看看。”

我抬头向上，看见了两个姑娘，其中一个穿着红夹克和白连衣裙，另一个穿着黄衬衫和宽松裤。我朝她们吼道：“需要我再做一遍给你们看吗？”那个拿枪的傻瓜大步走过来，对着我指手画脚。我让他闭嘴，同时努力让自己站稳。栅栏在十码远的地方。我一瘸一拐地走过去，向里面看了看。那头公牛还在一百英尺外的地方慢慢往前走，脑袋摇来晃去的。牧场的中央有一座装饰性雕塑，那是尼禄·沃尔夫。他抱着双臂，臂弯上挂着拐杖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块圆形巨石的顶上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保持现在这样的姿势，我站住盯着他看的原因是我并没有看出来他究竟是一种什么形象，居然这么引人注目。其实他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有损尊严，但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可怜。他静静地站着，几乎一动不动。

我朝他喊道：“你没事吧，先生？”

他回答道：“告诉那个持枪的人，我想出去时跟他谈谈。让他找人把那头牛关起来。”

我转过身。那个家伙看起来根本不像要把牛关起来的样子。他看上去更害怕，而不是更疯狂；他穿着工装裤和粗布上衣，显得很弱小，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。他的脸被风吹得很粗糙，鼻子是斜的。他跟着我来到栅栏边，对着我发号施令：

“谁让你们来的？为什么我朝你们喊的时候你们不回去？到底哪儿——”

“请打住，先生，等一会儿我们再作自我介绍。你能把那头牛关起来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能，并且我想告诉你——”

“那这里谁能把牛关起来？”

“没有人。他们去博览会了，大约一小时后回来。我还想告诉你——”

“待会儿再告诉我。难道你想让他抱着胳膊在岩石上站一小时吗？”

“我什么都没想。他可以坐下来，不是吗？不管怎样，我希望他现在就从那里出来。我是看管那头公牛的。”

“你做得很好。你在防范什么？是我吗？”

“任何人。听着，如果你认为你是在开玩笑——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，转向牧场，大叫起来：“他在看护这头公牛，他要你马上离开这里。他不能把这家伙关起来，没有人能这么做，一小时后会有人过来。”

“阿奇，”沃尔夫怒吼起来，“当我们第一次来——”

“不，老实说，唉，我就直说了吧，我并不比你更喜欢这头公牛。”

他沉默片刻，然后说道：“一小时后才会有人来这里吗？”

“那个人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那你就必须这么做！你听我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听你的吩咐。”

“好，照我说的做，爬回牧场，把那头牛引开。它移动的时候，你就向另一个方向走，尽量保持离那个栅栏几英尺的距离。是不是有个女人穿了红色的衣服？”

“是的，是个女人，也可能是个女孩，”我环顾四周，说道，“她好像已经走了。”

“找到她，把那件红色的不管什么东西借过来。你穿在身上，这头牛往栅栏方向冲过来的时候，你也顺着这个方向跑，直到能把它甩开一段距离。然后你再返回牧场方向，重复这么做，要把它引到牧场另一头，让它在那儿待着，直到我能出来。如果你一直这么

折腾它，在这么一段距离内，它不会甩下你来袭击我的。要让它觉得它能逮着你。”

“好的，我明白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好的，我明白。”

“好，那就行动吧。要当心，千万不要在草地上滑倒了。”

那时候我还想问那个红衣女孩我是不是应该再来一次撑竿跳，我曾经以为会赢来一片嘲讽。但是现在……我四处看，试图找到她。穿黄衣服的女孩还在那儿，端坐在栅栏的上方，却不见穿红色衣服的那个。我正准备问她在哪儿，红衣女孩从另外一个方向出现了。首先传来的是几声汽车发动机的嗡嗡声，接着我就看见一辆车沿着树间一条狭窄的通道，弹跳着，朝这边疾驰而来，几乎撞在栅栏上才停了下来，而这时红衣女孩从车里探出身来，朝我大叫起来：

“快过来，打开那个门！”

我朝着她一路小跑过去，因为我的右膝盖撞在了栅栏上，所以跑起来一瘸一拐的。而那个叫戴夫的家伙也连蹦带跳地跟了上来，速度远远超过我。当我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站在车的旁边，挥舞着枪，嘴里振振有词地说着门和公牛的规则与制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。

红衣女孩有些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别这么无聊，戴夫。把他留在岩石上没有意义。”接着她转向我，对我说：“打开门，如果你想一起来，就进来。戴夫会关上它的。”

我按照她说的行动起来，戴夫不干了，扭动着身体尖叫起来：“别动那门，臭婆娘，我会开枪的。普拉特先生已经下了命令，如果谁胆敢打开这扇门或者通过门爬进牧场，就开枪射击。”

“胡扯。”红衣女孩说道，“你已经破了规矩，他们已经开了另一扇

门，那时你为何不射杀他们？如果你那样做的话，迎接你的将是军事审判。现在你为何还不向他射击呢？现在就冲上去把他从岩石上打下来呀？来呀，让我们看看呀。”她口气又不耐烦起来了，转身对我用嘲讽的口气说：“你不想救你的朋友吗？”

我把门闩解开，推开门，而那头公牛正在不远的地方，它转身面对着我们，头向一边翘起。戴夫气急败坏地挥动着枪，但是显然只是装装样子，不足为虑。这是一辆大的明黄色“万诺斯”，顶篷可以上下自由调节。当红衣女孩将车开过的时候，我一跃身进了车，那女孩赶忙高声叫戴夫把大门快关上。这时，那头公牛仍然在不远处，它的头时而高昂，时而低垂，而且已经开始用蹄子刨地，随时要冲过来的样子。大块的土被刨得在它的腹下飞溅。

这时我说：“稍等片刻。”并拉动了手刹。

“你认为这样做会有用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们可以这么试一试，不是吗？你害怕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快把那红的东西脱下来。”

“哦，那些只是迷信，不足为信的。”

“我就是迷信，脱下它。”我抓住了衣服的领子，她扭动着身体。我把那件红色的东西别在我的身后，然后伸手去碰了碰外套下的手枪套，拔出了家伙。

她看着枪。“你是干什么的，间谍或者别的什么？别傻了，你以为用这个东西就能让那头牛停下来吗？”

“我想试一试。”

“最好别，除非你打算认这四万五千美元的账。”

“认什么账？”

“四万五千美元，这不仅仅是一头公牛，也是希科·恺撒·格瑞顿。

把那东西扔了，放了手刹。”

我盯住她片刻，说道：“快离开这儿。我会按照沃尔夫的指示，沿着栅栏把它引到另一边。”

“不。”她挂上一挡，发动了汽车，“你为什么这么奇怪？”汽车发动了，她又加了一挡，汽车摇摇晃晃地前行了。“我想知道我们究竟应该多快。我以前从未救过人的命，从目前来看，我捡到一个古怪的人，并开始了救人的旅程，我们应该吹响这前进的号角吗？你想什么呢？快看它！”

公牛全身摇摆着，似乎在玩摇摆木马。它的后半部先往下撑着，而当它的前部低下去的时候，整个身体又似乎突然出现在空中。它的尾巴直竖，头摇晃个不停。它正对着我们，当我们路过它左边大约三十码的时候，红衣女孩说道：“看它呀，它真是头高贵的牛。”汽车驶过一个坑，颠簸得厉害，几乎把我从车里抛出来。我抱怨了一句：“看清楚你要走的路。”仍把目光投向公牛方向。它离我们太近了，看上去似乎已经能够把小汽车掘起来，像印第安女人顶着一个水壶那样把我们插在它又尖又长的角上。我们正靠近那个大石块，在石块旁边大约半英尺的地方，红衣女孩把车停了下来，大声叫喊着：“要坐车吗？”

沃尔夫小心翼翼地从那块他赖以栖身的石头上走下来，我走出来，把门打开。从他脸上我能看到一触即发的暴怒的表情，于是我没有扶住他的肘部帮他站稳。他走到石块的边缘，站在那儿，像是站在行进中的甲板上，歪歪斜斜。

红衣女孩问道：“我想你是利文斯通先生吧？”

沃尔夫嘴唇抽动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斯坦利小姐？你好，我叫尼禄·沃尔夫。”

她的眼睛一亮。“上帝呀，不是尼禄·沃尔夫吧？”

“是的，正是曼哈顿电话号码簿上的那个尼禄·沃尔夫。”

“我确实是拾到了一个怪人，上车吧。”

沃尔夫嘟嘟囔囔地转进敞篷汽车，评价道：“你们太能弹跳了，我可不喜欢弹跳。”

她笑了。“我会慢点开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比被一头公牛逼着跑来跑去强吧。”沃尔夫上车后，前面的座位已没有足够的空间，于是我爬到后边的座位。她又发动汽车，把车转到左边。我注意到她的腕关节和手指头显得略粗，夹克上衣脱在一旁，上臂裸露。她驾驶着汽车，熟练地避开路途中遇到的突起和坑凹处，我甚至能听到她的前臂关节发出的清脆的如流水般的声音。我瞥了一眼那头公牛，它已经厌倦了游戏，站在那儿，头昂着，尾巴低垂，一副蔑视一切的样子。这使它看上去比之前更魁梧了。红衣女孩对沃尔夫说道：“斯坦利虽是个好名字，但我叫卡罗琳·普拉特。对不起，我没看见这个坑。虽然不如你那么有名，但是我已经连续两年蝉联大都会高尔夫比赛的冠军。这个地方似乎冠军都集中在一块儿了，你看你是侦探冠军，希科·恺撒·格瑞顿是全国的牛类冠军，而我是高尔夫冠军……”

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腕部和手臂。当我们驱车行近到大门的时候，戴夫开了门。几乎在我们的汽车尾部刚刚驶过大门的同时，他就关上了门。卡罗琳放慢速度，沿着一片树丛行驶。这些树低垂的树枝似乎能刮到我、抓着我并把我甩出去。穿过了这片树丛，出现了一片宽阔的沙砾地，背后是一幢新建成的混凝土结构巨型大楼。大楼的一侧能看见四间车库的大门。卡罗琳就把车子停在了这片沙砾地上。戴夫已经跳跃着来到我们身后，仍然拖拽着他那杆枪。那个黄



衣女子也正在路旁闲逛着。我躬着身从车的一边钻出来，站在沙砾地上，而那个高尔夫冠军正在询问沃尔夫把他放在什么位置合适。沃尔夫已经开了门，挪动着他的大块头下了车，她也随后下来了。戴夫跟上来，高声用命令的口气说话。但是沃尔夫可怕的眼神唬住了他，只听沃尔夫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企图谋杀，你的行为将面临控诉。我指的不是这些枪，而是这些栅栏。”说完这些，沃尔夫踱步走到汽车的尾部，面对他的救命恩人，屈身说道：

“谢谢你，普拉特小姐，谢谢你有如此的智慧和胆识，也谢谢你用智慧和胆识救了我。”

“不要客气，这是我的荣幸。”

他做了个鬼脸。“这头牛是你的吗？”

“不，他属于我的叔叔，托马斯·普拉特。”她摆动了一下手臂，“这都是他的地盘，他马上就到，等一下，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你想要点啤酒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，但我确实想要啤酒，天知道什么时候我还能再喝上啤酒。我们出了个事故，古德温先生无能为力——我再说一遍，普拉特小姐，这是古德温先生。”

普拉特小姐礼貌地伸出手，我也伸出手。沃尔夫重复道：“我们的车撞上了一棵树，古德温先生也无能为力。在检查了受损程度后，他声称我们的车碾过了玻璃地，于是他说服我进入了这片牧场。当公牛从灌木丛后边出现的时候，是我，而不是他先看到的。他自夸不用管公牛做什么——”

我和普拉特小姐去救他，车子一靠近那个大石块，当我能看到他的脸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，他会孩子气地大发脾气。但是这些事情他至少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下大肆宣扬吧。于是我突然插了句话